



古道悠长

GU DAO YOU CHANG

高三保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道悠长 / 高三保 著 / 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10

ISBN：978-7-203-07925-5

古道悠长

【作 者】高三保著

【出版发行】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0

【ISBN号】978-7-203-07925-5

【页 数】434；21cm

【原书定价】33. 00

【中图法分类号】I247. 57（文学>中国文学>小说>当代作品（1949年~）>新体长篇、中篇小说）

【内容提要】本书讲述了清朝年间青州府的一个村庄里两大富商三代人的恩怨故事，情节曲折，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故事讴歌了人性的美好和善良，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参考文献格式】高三保著. 古道悠长. 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0.

内容简介

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青州府地因无战祸，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乌山县平泉村隶属青州府，坐落在一马平川之地，村里一千多人口，民风淳朴，勤劳善厚。因紧挨古道，省府脚下、县府咫尺，使村里的一些生意人得到了有效的发展，也使一些老实的种田人有了生计。

平泉村有两大富商，要顺、王志。要顺因祖上三代人丁不旺，迷信阴阳学说，围绕王志家的一块二百多亩的土地展开了争斗。要顺为了得到这块被阴阳誉为人丁兴旺、大富大贵的宝地，不择手段，绞尽脑汁，不顾一村之情分，对王志一家无故制造事端进行陷害。而王志因跟要顺有世仇，仗着人多，不服要顺对王家的制约。心高气傲的王志，并不知要顺对他使手段的根本所在，只以为自己祖上到他这一代受要家欺负，是自己财力不敌要家之故。所以努力发展自己，以聪明的才智，脱开了祖上以土地为生的嘱托，大开各种商铺的同时，认识到学识的重要，让自己的后辈儿孙走进县城的书院，开了先祖之河。王家很快得以兴盛，但王志的思维，完全超出了一个正常商人的境界：发展不单是家族兴旺，而是为了复仇之快。要顺和王志一个心存不轨，一个高傲不服，致使两败俱伤而终。

故事曲折，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不仅叙述了要、王两家三代人的恩怨，也叙说了乌山县许多商人为富一方、造福一方的高尚品德。贯穿其中的还有忠贞不渝的爱情，撼动天地让人落泪的同时，又为真诚的爱的付出感到一丝欣慰。常言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文中的赵宜生、闫得喜、陈道明、王福儿、要常言、王贵妮老人等善心惠及天地，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5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6

第七章 47

第八章 57

第九章 61

第十章 63

第十一章 67

第十二章 69

第十三章 79

第十四章 82

第十五章 86

第十六章 94

第十七章 99

第十八章 105

第十九章 107

第二十章 111

第二十一章 116

第二十二章 120

第二十三章 121

第二十四章 126

第二十五章 131

第二十六章 137

第二十七章 151

第二十八章..... 153

第二十九章..... 155

第三十章..... 162

第三十一章..... 174

第三十二章..... 178

第三十三章..... 182

第三十四章..... 188

第三十五章..... 195

第三十六章..... 199

第三十七章..... 201

第三十八章..... 205

第三十九章..... 209

第四十章..... 211

第四十一章..... 213

第四十二章..... 223

第四十三章..... 228

第四十四章..... 234

第四十五章..... 236

第四十六章..... 244

第四十七章..... 247

第四十八章..... 250

第四十九章..... 256

第五十章..... 260

第五十一章..... 263

第一章

康熙六十一年一个夏天，一中年汉子相随一少年，沿着悠长的古道，由东走进平泉村。一马车宽的古道被碧绿遮掩，一转弯便不知古道去向何处了。大约只有到了一目了然的冬天，才能看清楚古道斜阳下的动静吧。因年久失修，古道坑坑洼洼，中间两条深深的辙印如两条蛇，随着古道有规则地弯曲而弯曲。

古道不知何年所修，往西通向古都西安，往东通向古都北京、山海关外。据说，当年秦始皇巡视统一后的六国，从山海关启程一直到甘肃，因大队人马的践踏，便成一条古道。悠长的古道从古到今，不知迎来多少达官贵人，也不知送走多少背井离乡外出逃命的穷人，更不知经过多少憧憬美好的人，又给多少人留下苦苦的期盼。黄土不变，时光流逝，多少欢喜多少愁，累积在悠长的古道中。

一位古稀老嫗手拄着拐棍，在烈日下神情专注而木然地望着东方，分明是听到了骡马的脚步声，不由向前挪了一小步，弱不禁风的身躯，似乎因有了声音而稍有振作。中年汉子怀着诧异的心，疑惑的脚步，不由得停在了老嫗的眼前，一是想打听一下周围村子，另则，看老嫗的神情，好像在等待期盼着什么，孑然的身影，朴实的粗布衣饰，与满地疮疤的黑黄色古道，有了一份相似的凄酸。

中年汉子不由心生怜悯，当同情的眼神再次仔细凝视时，才看清楚老嫗是个瞎子，怪不得看人时耳在用力。老嫗是不是因长年累月期盼什么而瞎了呢？中年汉子不禁对这位守望的老嫗，有了一份莫名的好感。他从小没了母亲，眼前这位老嫗，就如等待盼望自己回归的母亲。一洼酸泉涌出眼眶，在烈日下星星点点茫然一片了。他想问什么？想说什么？但满腹难以言表的情愫，却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正踌躇之时，老嫗问道：

“你可是从京上来的？”

中年人不由心里一颤，忽又平静地回道：

“不，是从河北保定来的。”

中年人说完，擦罢莫名的眼泪，十分恭敬地问道：

“大娘，您老可在等人？”

老嫗长长地“唉”了一声，如悠长的古道般，一时难以说清楚似的。又“唉”了一声，抬手捋了捋额前飘散的几许银丝，沉沉地说道：“在等我的丈夫，一去五十多年了，让人揪心呢！”

满腹心事的中年人初来乍到，也不好多问。只是更加敬佩而怜悯眼前这位老嫗了，不无安慰地说道：

“大娘，这么热的天看中了暑，还是先回去吧。”

老嫗寻声凝视着，眨了眨毫无光泽的眼睛，固执己见地说道：

“离晌午还早着呢，再等一会儿吧，兴许就回来了。收麦子啦，该是回来的时候了。”

中年人看执拗的老嫗一时难以劝回，便一步一回头地向村里走去。由于繁杂的情愫，

自然就忘了问路的事。

正值夏收的时节，大约是累了，好多人在村外一大户人家四柱出檐碧瓦门庭下歇凉小憩。

人们看见这个向村里走来的中年汉子，只见他个头高高的，半个脑门剃得铮亮铮亮，长长的发辫拖在身后，紫黑色的脸颊，黑而不太浓密的髭须，修饰得地道讲究，体魄健壮，两道剑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显得上下精神。肩背褡裢，与村人一样的白粗布对襟无袖小褂子，只是看着新了一点。裸露在外边粗壮黝黑的胳膊，显然不经晒，已大面积地起了白色的皮。黑色布裤子打着裹腿，白布袜子，脚穿一双黑色牛鼻子薄底鞋。虽像是小商人打扮，怎么看却又不像个商人，但也绝不是什么种田之人。大约是行走在丽日之下的缘故吧，满头滚汗，不时地用手中的白色麻布巾揩着。

少年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个头比中年人高，一米八似乎还要出点。打扮与中年人差不多，只是稚嫩的、被日头晒红的圆脸上，一双聪慧的眼水汪汪的看着机灵，天庭饱满，鼻梁溜长浑圆，那嘴长得叫四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薄不薄，说厚不厚，双唇微闭，直直的，形如个“一”字，只是长途跋涉口干之因，暗红色的双唇有点泛白，佛家式的大耳，一样不失中年男人的憨厚。展展的身条，上下匀称。胸肌发达，背阔腰圆，一身的精神。浓黑的富贵三日月眉，与中年人像是一个模子而出。一身青春少年的英俊，看着就上眼。年轻人左手牵着一匹高大健壮的黑骡子，骡子背上鼓鼓囊囊，驮着不少的行李，与中年人几乎是并肩而行。

中年人与少年，看着叫人狐疑难猜了。尤其是身背褡裢的中年人，对门庭下乘凉的人们不屑一顾只略作扫视，那双眼像被什么牵走似的，连偶遇路上的村人都不答言，匆匆向不远处古道南一高大的魁星楼走去。看那激动的神情，似乎找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不断地轻轻拍打着、抚摸着魁星楼，眼里虽转动着亮亮的晶莹，但脸上却荡漾着不尽的欢喜。

平泉村人对这神秘的中年汉子和少年心疑但并没有多言，只是走出门庭，莫名地站在远处，看着这两位陌生人的举动。当村人在五里迷雾茫然之时，那中年人与少年，竟径直迎着众人诧异狐疑的目光，健步返回大院的门庭下，并和颜悦色地在一老者面前双手一揖，非常谦逊而礼貌地问道：

“老人家，贸然问一句，这可是平泉村？”

村人不假思索地回道：

“是平泉村。”

中年人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满脸欣慰又接着问道：

“你们村长住在何处？我有事与他相商，能否告于我？”

村人听找村长，心里虽诧异，但看着面相和善的中年人与少年，还是很热情地告诉了村长家的去处。一老者抬手向南一指，没因是陌生的外地人而有丝毫的歧视或应付，热情地说道：

“喏，从这个大寺庙南下北齐去问。大街转小巷，左曲右拐的，这里说了你也不清楚，随走随问吧。”

“村长贵姓大名？”

“姓要，名常言。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中年人双手一抱，不无坦诚地说道：

“不瞒诸位大爷、大叔、大哥，我是河北人士，姓王，名福儿。这是我的小儿子昱昌。祖上也是平泉村人，我是来寻根落脚的。平泉村确实是个好村子啊，与我父亲讲得差不多：古刹连片，空灵福慧；松柏摇曳，小河清流；背靠高山，前阔平远；古道盘绕，一绝好的风水宝地，占尽了吉相。早该回归故里啊，在外闯荡了多年，竟失落了如此宝地，遗憾啊！”中年人大约情到深处，两行对故乡的亲情热泪潸然而下。

平泉村人一听是本村之后，又见其感叹得热泪盈眶，知是一性情中人，心里虽疑惑难解，但还是有了一份对王福儿的亲近。有些年长者想知个了然，话也就多了起来。朴实的村里人，也没那么多的讲究，也没去想陌生人会怎么想，心无顾虑地问道：

“你爷爷是谁？你父亲又是何许人？”

王福儿看众乡亲一双双充满疑惑的眼，厚道的脸上不失一份亲热，提着的心落了下来，蹙眉略思而又坦然地回道：

“爷爷王道林，家父王彦德。打小跟爷爷逃荒出走至今未归。”

一年长的老头儿听王福儿说起王彦德，神经像触到了什么，敏感地上前一步，也不管陌生汉子是何感想，把粗糙的两手平搭在王福儿的肩上，像在看什么物件，怔怔地审视着王福儿，上下左右，好好打量了一番，如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蓦然泪糊老眼，显然是隔世般的惊喜，心情异常激动，嘴上的花白胡子都颤着万般的不可思议，喜形于色地问道：

“你父亲的小名可叫润儿？”

王福儿不假思索地回道：

“对，是润儿。”

老者听王福儿果断肯定的回答，把平搭的两手一转，抱住王福儿便失声大哭了起来：“我的侄儿啊，你们可回来了，想死你老叔了。一走多少年杳无音信，还以为，还以为……”悲喜交加，激动的泪花滚落下来。

王福儿根本不知家乡还有什么亲人。因为他父亲只跟他说过村貌的大概，所以他对家乡的事隐隐约约，知道的很少。他爷爷又没对他父亲仔细地讲过。王福儿知道的，也只是父亲五岁出走时残缺的记忆。看这一老者抱着自己痛哭得如此伤心，迷惘的心里，一样有着惊喜与疑惑，一个寻根的陌生人，进村便遇到了亲戚，虽不知细节，但心里还是感到激动万分，不为莫大的幸事，霎时空寥寥的心里顿觉那么靠实。又加一个异乡多年、急切寻根的人，喜出望外的心情可想而知了。一个步入中年的汉子，一个感情成熟的汉子，一个心藏秘密回乡的汉子，虽还不知是个什么亲戚，一样动情地泪簌簌地流着，一样喜形于色的泣声与老者汇在了一起。

村人诧异，王福儿之子昱昌诧异。哭了好一阵，老者把百感交集的泪花一抹，拉起王福儿的手说道：

“福儿侄子，侄孙，走，回家。”

家，多么可亲的字眼。王福儿刚咽下的泪，蓦然又涌了上来，莫不是在梦中？此时又想起了村口那位望夫的老嫗。望，不是个迎字吗？一个吉祥的老人，要不怎进村就遇到了亲人，还是个亲叔伯叔叔。此时，他并不感到自己是个外乡人了，似乎真找到了家，热情地向村人打着招呼：“父老乡亲随后见。”便随着叔叔，走进了父亲临终时，一再嘱托他寻根的家鄉。

其实平泉村人并不排外，因为大多数村人，都是逃荒来此落脚的。这里民风淳朴，

人纯善厚，就是有钱人，也从不管谁来谁走的事。对一些逃荒来村的难民，能帮则帮，从不冷脸相待，别说王福儿还遇到了亲戚。这使他完完全全地消除了心里难以落脚的疑虑和担忧。他万没想到，家乡的人会如此热情。

老者王甫林，在平泉村已没有什么亲戚。天上掉馅饼，竟然又有了这么一个至亲侄子。虽对王福儿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但王甫林并不管这些，只要是亲戚就好。王甫林全家那个欢喜，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成家，王甫林高兴，大中午把儿女子孙全部招了回来，像过年一样，不惜掏出了家底，真诚地为王福儿父子，这对从未见过面的侄子、侄孙接风洗尘。

饭桌上更详细地谈了家史，确实了身份，又一一认了亲。王甫林老人六十有三，听说王道林哥哥已死，他和老伴又大放悲声地哭了一中午，真可谓悲喜交加。饭后王福儿，看王甫林老人生活紧促，不怎么宽裕。初次见面，又怕叔叔一家看了小气，不惜掏出五两银子给了王甫林。每个表兄弟姐妹又给了三两。出手不凡的气势，更使王甫林一家像接待神似的敬重。

因为是麦收时节，王福儿下午也没闲着，换了一身旧粗布衣衫，领着儿子王昱昌，随着王甫林叔叔一家，下地收割麦子去了。

王甫林连儿女带自己一下得了近二十两银子，一向靠租田吃饭的王甫林摇身一变，眨眼便成了平泉村的富户。近二十两银子，那是庶民百姓一辈子也难能见到的钱。

人逢喜事精神爽。再看王甫林的气势，上午还是寒酸窘迫的样子，下午出门领着一群儿女，沧桑的驼背硬是挺得笔直，手背着，嘴叼着烟袋，满脸堆笑，眉扬气畅，乐丝丝地见人就打招呼，无不自豪地向村人介绍着王福儿这个天外来的侄子。

村人迷惑、诧异。这个王甫林，怎认了个侄儿就这般的气势？就连他的儿女们也都是喜眉辣眼的，头脸都是扬得高高的。难道这个侄子非同一般？确实不一般。王甫林虽没说银子的事，进村的时候，王福儿那不凡的气势，尽管收敛着，可还是被村人猜到了。不然，王甫林一家不会这么趾高气扬。村人紧挨着古道，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人见得多了，由不得对其身份地位有个估摸，对一些故作掩饰的人，虽猜不准其做何营生，可凭气质而论，也能看出是不是一般的庶民，做何营生也能猜个七八。

王福儿父子俩，暂时住在了王甫林家，一面帮着劳动做活，一面察看着地形，实施着自己的打算。

第二章

平泉村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村子，在夏商时期便有了人烟。四周黄土高坡，大山绵延，平泉村却落在了盆地之处。正因在盆地之处，也就成了四方洪水汇聚之地，古上至今水患不绝。村名的来历是很有说道的。相传平泉村有一桶粗的泉眼，造就了平泉村千亩湖泊。平泉村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寺庙叫“镇泉寺”，把佛祖的坐基落在了泉眼上，从此平泉村再无水患。镇为平，自然是平安无事，便以“平”取村名——平泉村。方圆百里，平泉村可算是一大村了，四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口，由六个自然村组成，分南齐、北齐、东齐、西齐、中齐、塄儿上。一条古道穿村而过，单把塄儿上隔至路的北边。六个自然村有五个分了“齐”字，这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当年平泉村有一富户叫齐本来，那是明朝初年的事了。一年秋天洪水大发，塄儿上在高处自然无恙。单把五齐，原先叫东洼、西洼、南洼、北洼和中都，淹了个房倒屋塌，地里更是一毛不剩。人们哭天喊地不知如何活法。齐本来不计得失，开仓放粮，救活了“四洼一都”村人，几百人安然度过了灾荒之年。村人为了纪念齐家的大恩大德，“四洼一都”改名东西南北中齐。所以，平泉村的善良与祖上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平泉村人虽善良好客，却刚直不阿。就如淹了村子一说，那是村南涂河开了一泄洪口之过。后来村人得知内情，那个泄洪口按设计，应该是开在河东南一个叫成家村上游的。谁知成家村通过关系买通了县府，竟把泄洪口开在了平泉村南的上游。齐本来不仅拯救了村人，而且带领村人与成家村打起了官司。村人齐心合力，不达目的不罢休，历时三年，官司才得以解决，真是费尽了周折。纠正了泄洪口，平泉村从此再没受过涂河的祸害。

古道的形成，不仅带来了人烟，也带来了繁荣，更带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平泉村在方圆百里之内，香火可谓最兴旺之地，如大佛寺、文昌庙、观音寺、奶奶庙、莲花寺、资寿寺。空灵慧福，整日晨钟暮鼓，人来人往，如赶集一般，十分热闹。这也带动了小商业的发展，一些日用山货小作坊什么的也有几家。

古道也称官道，当时有四种人走得最多：一是上京的官臣公差，二是上京赶考的莘莘学子，三是富豪商家，四是逃荒避难者。平泉村打有了村子的那天起，就很少有度不过的灾荒。有句古语，平泉村旱涝无灾年，在古道边算是一个好村子。说也怪了，平泉村的地不管如何的旱，但凡有点水浇浇，毛毛雨洒一洒，多少总要打点粮食。只要你辛苦，就不会没有饭吃。周边的村子时不时有外出逃荒的，可平泉村也只听说过王福儿祖上一家。不过那年的大旱也叫特殊，一个无田人家，上有老，下有小，可想生活之艰难。平泉村基本能安然度日，都说沾了佛的照应。不管是真是假，周边的村子那是无法企及的。

村子虽然住得分散，但村貌还算说得过去。众多泥皮草房之中，透着富气的瓦房四合院也不少，鳞次栉比，让人一目了然地感到了平泉村是一个不凡的村子。平泉村看着

分散，其实每个自然村的安点是很讲究的。村的格局，那是依照阴阳八卦风水来修建的，成一个“龟”状。龟为中国四大吉祥物之一。老辈上建村子，埝儿上单列到古道北，那是龟的尾巴，古道隔开那是后来的事。是不是如此，村人都这么说。不过你要站在魁星楼上，细品村子的安点，还确是龟形之相。中国风水文化，遥遥五千年的历史，再穷的家也要有个讲究。

平泉村有三大富户：要家要顺、王家王志、陈家陈道明。中等户也有七八户，一些说有没有的户主也有十几户。没有土地的穷人较普遍，靠租种，给三大户做长短工，也凑合着能过得去。村人穷者，却安分守己，遵循着祖上的生活方式，守家待业，从没有想着走出去做点什么，好像信服着生就的穷命，折腾，那是富人的事，自己就该头顶日月、汗摔八瓣地过日子。一个平原上一千多人口的大村子，离县城也不过二十里，但平泉村人憨厚的性情，不亚于山村小寨的村人。平泉村在历史上是个卧虎藏龙之地，唐宋元明时期，文、武、商在乌山县，也算显赫之地。虽今夕不及古人，但平泉村在乌山县的地位论起来一样不逊色，排个座次不前不后。村子的好坏，若要以富人多少实力而论，要、王、陈成了平泉村的支柱，富人的楼阁，更是不错的鉴定。所以人们通常论村子的好坏，均以势力高低富有而论；人性的好坏，只是富有下的铺陈。

王福儿进村后，便由表叔王甫林领着拜访了村长要常言，这样也算是平泉村的子孙了，村人对他没有太多的刁难，只是说了一些该遵守的村规民约。毕竟是新来的，有些事情还是要说清楚的。

王福儿进村一月有余，一直住在他表叔王甫林家，同吃同住一块下地干活。王福儿四海无亲，只有这个表叔王甫林，为感激表叔王甫林的收留之恩，又看着他表叔过活艰辛，看好真武庙前紧挨着古道边的十亩好地，正好是表叔王甫林一个远方大爷的，折了时价给他表叔王甫林买了下来。王甫林真正天上掉馅饼，坐享其成，想也想不到的好事，自己晚年得福，成了平泉村小有的富户。全家老小十几口，再不用为吃饭的事而惆怅，再不用靠给别人做长短工来过活。

一日，王福儿在吃饭的空当，心有所想地问表叔王甫林道：

“叔叔，村东口古道边上有一座不小的四合大院，看样子占地不下三亩，蒿草满院，房屋残破，怕有些年头没人住了吧？初进村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眯了几眼，不知是咱村谁家的？”

王甫林听王福儿问村东头那座年久的老宅子，把举起的酒杯撂下，并不知王福儿问此何意，把那近日小日子快活的脸色略一收，替人忧心地说道：

“那座宅子是咱村南齐林长寿家祖上传下来的，有一百多年了吧。林家大儿子后来考了状元，又做了湖广总督，举家迁走有十多年了。前七八年回来一趟，卖给了东齐旺进财。谁知旺进财住进去不到半年，老婆晚上睡下，早上就没醒过来。大女儿神经兮兮没了正常人样，没办法又搬回了老院。一生的积蓄，又卖了十五亩好地，全用在了这座老宅子上。老旺想卖了那套老宅子，可惜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老旺住进去后那些离奇古怪的情况，钱无多少没人买。一老五小，老旺年老多病，两个儿子一对实心子，在那剩下的三亩地里艰难刨活。唉，实在是难说的事，祖上到林长寿这一辈，辈辈出官安享荣华富贵。怎到了老旺手里就成了鬼宅？就常言一句话，没福消受。”

王福儿听他表叔这么一说，把心藏的兴致压了压，不解的眼神蔫蔫地转了几圈，又在心里玩味了几许，若有所思地说道：

“原来如此。”

王福儿说完端起了酒杯，与他表叔一碰“滋”地下了肚，一抹嘴，坦直地说道：

“叔叔，我在保定府就是开马车店的，做其他没经验，想来想去，还想干我的老本行。从头一天进村，我就对这座老宅子有了想法。我这个人从不怕什么鬼神，也从不相信那些，要说个人命运不济，那倒是真的。财养运，运养福。康熙盛世，古道上各色人等日益增多，这个院子紧挨古道，在村的边上，是个开马车店的好地方。叔叔，我想赌一赌我的命，吃完饭，你陪我去一趟老旺家，探探情况。机遇可遇不可求，万一稍一耽搁，被什么有眼神的过路人相中，岂不失了一处上好的生财之地。路在人走，命在一搏。”

王甫林恍然大悟。看着满怀信心、一切不在乎的侄子王福儿，不无担心地以长辈的口吻劝道：

“福儿侄子，什么事都不是空穴来风，要不那么大的宅子能空到现在？有利的事，别说外村，就咱村要、王两家早斟酌了。做生意是个大事，咱有吃有住的，别着急，好好想想，考虑考虑，考虑周全了再作决定，万不可心血来潮。古道悠长，穿村而过，好地方有的是，不可一时贪图，像老旺一样折在手里就难办了。开马车店我知道，起五更，睡半夜，金钱来之不易啊！叔叔是你的长辈，也是你现在唯一的亲人，你也是我唯一的侄子，若有个闪失，既对不起你西去的父母，老叔我这辈子也不得安宁了。”

一边的表弟、表妹也劝着说道：

“表哥，这确实是件大事，开马车店不是一点儿的钱。听我爹的话，从长计议的好。”

王福儿嘿嘿一笑，不无感激而固执己见地说道：

“叔叔你尽可放心，我说没事就没事。生意场上几十年，这点胆识跟眼力我还是有的。我心意已决，只要老旺家卖，这事就成了。好啊，一个现成的院，略加收拾，车马店就可开张了。我琢磨了，老林家祖上把院单独修在村外，又是如此大的格局，有想法啊。至于想法有没有实施，或许林家时来运转，而不在乎初时的想法。好，下午看我的命吧，看老旺家能不能卖给我。来，叔叔，再走一个。”

王甫林看侄子王福儿心意已决，知道说也白说，心里不安地为王福儿祈祷着。心不在焉地吃完了饭，不情愿地领着王福儿去了东齐旺进财家。

王福儿事情办得利索，无疑沾了他叔叔王甫林的光。他没有落井下石，更没有以奸商的心理来套取旺进财的便宜，而是天地良心，物有所值，买卖公平，以一村乡亲之心，以很能说得过去的、令村人无可非议的价格买下了这座被村人称为“鬼宅”的院子。王福儿的所做，不仅使难中的旺家感激涕零，也迎来村人刮目相看的眼神，如此厚道的人品，留下了赞不绝口的美誉。平泉村人一句话：“好人品，商人之中前所未有。”那不是买了一座院，那是救了一家人的命。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享有如此高的评价，这是王福儿想也想不到的事。取信于民，王福儿在平泉村行走，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方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乐，也没有觉着如村人所想施了什么善心，认为只不过是情我愿，一桩公平的买卖。

没几日，王福儿便择吉日放炮开工整修了。声势浩荡，人潮如涌，一个别致的大车马店修得很快，一个月的工夫便竣工了，起名“顺风客栈”。看开业的那天真是热闹非凡，锣鼓喧天，还请来了一个大戏班子，开了三十多桌席面，除了大户要顺没到外，村里有头有脸的男女老少全来了。

如此的气派，使村人对王福儿的财力猜测不已，就连三大户都无不感惊讶。一个初

进村时，粗布衣衫深藏不露的外地人，竟这般有气魄。平泉村无疑又多了一位对手，那三大户还不知怎么眼热嫉妒呢？

要顺虽没来，但还是给王福儿上了贺礼，这给了王福儿天大的面子。王福儿没敢怠慢，即刻派人送去一桌像样的席面。

王福儿只是收了极少数人的礼，那实在是推不过。因他的慷慨、礼貌、热情、诚实，尽管有点显，可还是赢得了村人的好感。对他的来路，也就不那么上心了。如此大摆宴席，除了婚丧嫁娶，那是三大户也没有的事，一时成了平泉村街谈巷议的头号新闻，连周围的村子都震动了。“嗨，你看咱儿上王福儿那车马店修得多气派，都赶上咱村的王志、要顺了，可以说是咱平泉村的又一大户，就连那虱子鬼王甫林一家都跟着沾了不少的光。看这一段时间，王甫林走在街上那小人得志的风光劲，也不知哪辈子积了德，修来的福，人走运气马走膘，王八走了鳖运，竟出了这么一个财大气粗的侄儿。”

“这王福儿也不知是什么来路，真就有钱，把古道南那一百多亩地也买了。这王彦德打小跟我一块儿玩，一年四季连身囫圇衣服都穿不上，哪来的德性，养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

“人家王福儿虽财大气可不粗，待人接物一点架子都没有。虽是个客栈老板，可有空一样与长工下地，一样与佣人一锅吃饭。”

“咱说句公道话，从现在看这王福儿，可比咱村的王志、要顺和气，见人一面笑，你看开业的那天，几乎把咱村的人都请遍了。气度大方，是个不凡的生意人。临走还给那些上了岁数的老人，一人带了一坛汾酒。同样是有钱人，却不能一比，王志、要顺，村人啥时白吃过他们家的一粒米。”

“听说要顺、王志这几日大骂王福儿，大概是嫌王福儿摆阔收拢人心吧。如此显摆，不遭人嫉妒才怪哩。”

“嗨，我看倒是人之常情的事。什么叫衣锦还乡？有钱不显，不等于锦衣夜行吗？再说了，也是个机遇，事情顺着有钱人。那一百多亩地，正好有人卖。什么叫商人？这点眼力都没有，过了庙还有你这个店儿？你没看咱东家，那一百多亩地没拿到手，后悔得只叹气，眼珠子都快急出来了。王福儿一看就是个机敏的人，上道。要、王两家遇上了硬对手。”

“说得也是。古道上开客栈，咱村这些富户谁想过？一个个眼拙，没远见。看人家那红火劲，眼馋嫉妒了不是。不过看王福儿那样子，不像是生事的人。人善，处人厚实，不斤斤计较。据王福儿跟村人说，也没想着再大的业，盖个车马店，老本行顺手，养养老，给儿子留个糊口的营生足也。”

“不过这世上的事很难说，这有钱人很少有满足的时候。王福儿咱觉着还是个好。人。虽没经见过什么事，生在古道边，各色各样的人，还是经见过不少，是好是坏，也能看个七八。人家那对村人的热情，没一点初来乍到的讨好。虚人跟实人，面相自带三分。”

“王福儿的为人，不仅是你这样认为，全村人一致举拇指。”

“喂，你看，那不是王福儿家的马车吗？那是给谁家拉秋呢？”

一年轻人朝古道上手搭凉棚觑眼细瞧，好一会儿喃喃地说道：

“真是好人哩。后边跟着的那女娃是春莲，一定是给贵妮奶奶家拉谷子呢。”

年轻人说完，一老者接过话茬，不无感叹而敬佩地说道：

“你贵妮奶奶苦熬了一辈子。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时，他那死秀才说是去上京

赶考，怎就一走没有了音信呢？实在想不明白。现在六十多七十岁的人了，有空没空还在古道上望，见有来人就打听。也不知是死了，还是考了状元忘了你贵妮奶奶？幸好收养了一孙女，十七八岁了还真是孝敬。早先那个县令也是个好人在呢，不是给划了那二亩地，你贵妮奶奶可咋活？唉，一辈子孤儿寡母，苦啊！你贵妮奶奶可真是个贞烈女子，十七岁结婚守寡，不知有多少人劝她改嫁，她硬是不信那秀才不会不回来，靠着两只勤劳的手，给王志家洗衣服做家务，把两个多病的老人送了终，平泉村人谁不夸赞。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可你贵妮奶奶年轻时那么漂亮，就是门前没是非。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身正气，没有一丝有失妇道，村人好不敬佩，有难帮忙无人骚扰。早先村里有那么几个不安稳者，被你贵妮奶奶拿棍子追着打，又夹着村人骂，从此也再不敢骚扰作乱。”

老者说完，手搭凉棚朝那远去的马车望了望，忽又想起什么欣然说道：

“这下好啦，说不定还真能成。”

年轻人莫名其妙地看着老者，不知他得了什么喜事自得其乐在喃喃地自言自语，不免心疑而好笑地问道：

“大爷，你得了什么喜事？什么成不成、好不好的，把人都搞糊涂了。要顺家早上可是给我们吃的菜汤窝窝头，亏你还能笑得出。”“娃呀，我看着王福儿家的马车突发奇想，兴许你贵妮奶奶有这个福分，春莲娃有这个造化。日常说，有苦就有甜，对好人来说总该不会失了天道吧。”

“哎呀，真是急死我啦。你这莫名其妙地叨咕了半天在说啥呢？你倒是痛快一点。”

老者捋着花白的须髯，并没有因年轻人催而生急，两眼远眺若有所思而不无得意地说道：

“我想跟村里的几个老人去找王福儿。你贵妮奶奶的孙女春莲也近十八岁了，给王福儿他儿子做个媳妇，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年轻人不假思索地赞同道：

“大爷，你这主意好，也许能成。若真能促成此事，你可又积了一大德，保准增寿十年。”

“我只是这么想，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把握。王福儿有钱有势，又是个外地人，谁知道人家是咋想的呢？况且王福儿的儿子有没有定亲呢？”老者这么一想，得意的心又茫然了，脸上多了少许的遗憾。

年轻人却没有老者那么多虑，而是信心十足地说道：

“以我看应该差不多。王福儿面善，一看就知是个好人。春莲要模样有模样，配他儿子没问题。就你的话，关键看人家有没有定亲。如若没有定亲，我看是没问题的。怪了，王福儿那么有钱怎是个王老五，他夫人呢？想不明白，还真是个神秘人物。”

老者接过年轻人的话茬，无所谓地说道：

“不要杞人忧天，管他那些呢，看着是好人就得。试试吧，就看春莲苦命娃有没有这个造化，贵妮奶奶有没有这个福分了。”

“我可没你那么悲观。刚才你还说贵妮奶奶几十年吃苦，这个福分也该修炼下了。春莲打小风耕雨种，膝下行孝，老天自该舍一丝怜悯。”

“说得也是。可有些事情是不好说的。”

“不过我还是坚信好人有好报。即便春莲嫁不了王福儿之子，也绝不会嫁我这样一

个分文没有的穷鬼。”

老者不无心忧地说道：

“但愿如此吧。”

说到穷，年轻人不由生了一份伤感，咳了一声说道：

“大爷，听说王福儿家的长工比咱吃的都好，挣的钱又多。而且与平常人一般，不拿下人看。嗨，咱是与要顺压了手印的，不然咱也想给王福儿家干活去。这一年赚不了多少工钱，还受不尽的磕打。尽管能吃饱，可那吃的是啥饭？”说完，愤懑无奈地长叹一声，低头又割起了荞麦。

老者摇头喃喃地自语道：“自己的儿子光棍一杆，倒愁着给别人上心。”说完嘿嘿地一笑，猫腰继续做活。

王福儿的车马店“顺风客栈”修得气派。原有的建筑基本不动，只是极个别的地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了修改。进院正面楼上楼下为客房，东西两边一溜二十间的瓦房。上首王福儿父子住着，下首便是佣人住着。正南为灶房，新建了两个东西偏院，东为马圈，西为草房。院里整理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刚开业，有些地方还不太完善，王福儿上下检点了一番之后，走出了大门，正好遇着佣人老魏给王贵妮老人拉着秋作物走了过来，便道：

“老魏，给贵妮老人家的秋作物收完了没有？”

“快了，东家。”

王福儿听叫东家，显然不悦地说道：

“老魏，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东家、东家地叫。虽说你比我年长一点，可也差不了多少。就叫我老王好啦，或叫王老弟，叫东家，我这人听不惯，别扭，也觉着生分了。”

老魏为难地说道：

“这咋行呢？”

“哪有什么行不行的，我听着顺耳，记住了？”

王福儿坦诚自然的神态，使老魏疙皱的心稍有松弛。一个长年累月靠给富户扛活求生存的人，突然与东家平等地称呼，那份拘谨还是不能完全消除，脸上虽有微笑，但显得有些僵硬，只唯唯诺诺地说道：“记住了，东……不，老王。”

“这就对了。哈哈……”俩人同时爽快地笑了。

当王福儿转身要走时，忽又对着走出去几步远的老魏喊道：

“老魏，等明天抽个空，把贵妮老人的地给犁了。看她种不种麦子，如若种，再帮着给她种上。这样的人，世间少有啊，多重情的人，我一来就听说了。以前都是村里人照顾着，我虽来村不久，可也是平泉村的人，也该轮着我做点事。难得呀，让人不敬佩都不行。我一进村遇着贵妮老人，就觉着是个吉兆。当时我就想，村口望人是个‘迎’，尽管不是迎我，可遇到了个‘迎’字就是福。我王福儿还真就有福。意想不到村口叔叔迎我，事情做得又这么顺。还有你们这些厚道的人帮我，三生有幸呢。”说完感叹地向厨房走去。

厨房是内外灶，还没来得及对外营业。不过大师傅已请好，不日即可开张了。翠英做内灶，只做佣人和他王福儿的家常饭。灶房是不用看的，翠英是个精巴人，一切做得头头是道，利利索索。王福儿站在门口，看着忙碌的翠英吩咐着说道：

“翠英，这两天的饭一定要给大伙儿吃好，收秋苦重，干的时间也长。对了，你婆婆的病咋样了？好点儿没有？”

翠英满脸堆笑，充满感激之情地说道：

“好多了，亏了你从万泉镇捎回的那几服中药。我婆婆整天恩人恩人地念叨你，不知怎样感谢你呢，遇上好人哩。”

“感谢啥，乡里乡亲的，谁还没有个难处。我来平泉村，不是大伙给我这么多的方便，焉能有如此舒适的落脚之处？相互照应吧。”

王福儿打心眼里感到幸运，没看错平泉村这方宝地。由于自己的服务周到，和蔼热情，生意做得还比较红火。顺风客栈每日客流如云。不仅有上京的官差达贵，也有来往南北做生意的商人，也有庙里上香一时走不了的香客。

王福儿做店主，他儿子王昱昌一边读书，一边帮着打里照外。王昱昌虽年少，却没有一点富贵少年的桀骜与放荡，一有空，也帮着下地做活。他穿着朴实，与他爹王福儿一起在长工灶上吃饭。在平泉村出进，称上问下很有礼貌，平泉村人无不喜欢。王昱昌朴实无华，拘理有节，无疑与王福儿的家教是分不开的。

吃过晚饭，王福儿来到杂役屋里悄声地对小李、小张说道：

“你俩小心侍候着。二楼东边的那两个人，我看着不一般，不像庶民百姓。眉宇间透着官像，一副肃杀之气，怕是什么微服私访的权贵，看一时不慎惹下什么麻烦。这年月，做生意要多长个心眼，放机灵点。”

“知道了王叔，我俩会小心的。”

王福儿走出杂役房，望着二楼昏暗的灯光。尽管安抚了小二，可心里还是惶惶得忐忑不安。

王福儿连开店带种地用着十二个人。这些人真没看错，老实人做老实人的事，机灵人做机灵人的活。经过一段时间熟悉之后，王福儿省了好多的心。再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王福儿像对兄弟姐妹儿女似的对待这些佣人，佣人也就如做自己的事，都那么尽心尽力。

王福儿是平泉村新来的神秘人物，虽说是本村的子孙，可来了好几个月了，谁也不知他的来龙去脉。村里人猜测，他生于保定府也许不假，但对于他开车马店做生意似乎有着不信。他炯炯如鹰似的两眼透着不同于普通人的精明，精干敏健的身体荡着不同于一般商人的儒雅。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么有钱却没有妻室。这个谜，村人越想越深，越想越没那么简单。说是妻子死了多年，为何不续？真就是为了他儿子？也难说了。无论大家有多少疑问，但对于王福儿的人品，却没有丝毫的怀疑与说道。他的面相与平日的行动，可以肯定这一点。一个人善与不善，装是装不出来的。村人似乎并不细瞅这些，只要看着人好，总是坦然地来往，你诚我厚，相敬如宾。

王福儿走向自己的上卧房，把一天的账目细理了理。然后对着灯下读书的儿子，欣慰地说道：

“昌儿，开张这半个多月来，生意还算不错。仰承国泰民安，这古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是越来越多。平泉村真是个好地方啊，与周围村子的人相比，这精神头就是不一样。平泉村的人人性确实不错，没得说，爹我走了好多地方难有如此乡情。”

王昱昌是有同感而不无忧心地说：

“我也是这么看。爹，我总觉着那两大富家并不怎么善。听村里人说话的口风，大

都对他们不满，仗势欺人，相互暗斗。最近听说好像对咱家有不少的说道，好多村人叫咱小心提防着点他们。”

“爹知道。你老魏大爷是平泉村的百事通，什么都跟我说了。他满不满意咱不管他，只要不得罪村人就不怕他。堂堂正正做人，不参与他们富户之间的纷争，尽量不得罪他们。不管他要、王两家如何对咱，出门三辈小，平时的礼节还要走。咱只是多个心眼，谨防着他们点就行了。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要好好读书，好好习武。一是强身，二是自卫。听说咱儿上陈道明老拳师，那形意拳练得不错，很有功夫，方圆百里都有名。等秋收尽了，爹带你去认他个师傅吧。”

王昱昌不解地问着：

“爹，咱练的是长拳，跟北拳套路是不同的。”

王福儿不无启迪地说道：

“不同才要你去学。练拳人只有取各路之长，才能使自己的武艺更精。各路拳法都有它的长处，长拳练的是腿脚功夫，讲究个轻、灵、动作大方。而形意拳却要的是内气与拳上的功夫，讲究个下身稳当。看着没有长拳灵敏，那一拳是一拳，毒得很，而且神出鬼没，变化无穷。没听说武林界有这样一句话吗，一个崩拳打遍天下无敌手。说的就是咱平泉村往东南二十里处卧龙沟村武术大师陈杰。那是秦国时期一流的剑客，他练的就是形意拳。峨眉山派掌门人秦权道听说后，自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剑客，特来卧龙沟与陈杰一比。结果，陈杰的崩拳把心高气傲的秦权道打得大败而去。武林中人再不敢小视形意拳。爹我老啦，近五十岁的人了。我也不奢望你考什么状元、做什么官。爹我这偌大的家业交与你，找一好人家之女为妻，安安稳稳乡村度日，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也。官场人心险恶，爹相不准。”

“放心吧，爹，我听你的。”王昱昌别看年龄小，对父亲那是言听计从，心里即便有再大的憋屈，也从不说与父亲，他不想因自己使父亲不悦。他觉着自己长大了，应该替父亲分忧。记得儿时父亲偶尔回家，总是给自己买好多好吃的，不是背着就是抱着，夜晚睡觉都搂着自己。长大后才懂得父亲之意，那是一个做父亲的在补偿对儿子欠缺的爱。对他影响更深刻的是，年近十八岁了，父亲从没有跟自己说过一句高话。自己做错了事，只是耐心地解释。所以，他从小对父亲印象特好。只要想起父亲那份真诚的爱，心里暖融融的如淌漾着一股暖泉。他为有如此的父亲而欣慰，感到幸福而生活得有意义。母亲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去世，他觉着自己的责任大了。在自己模糊的记忆中，母亲满含眼泪地叮嘱自己：“我儿长大了，要懂得孝敬你父亲，听你父亲的话，你父亲一生不容易。”他懂了，也有一份替母亲照顾父亲的责任。养老送终，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当是男儿之根本。他正想象之间，只听父亲王福儿又在给他讲着做人的道理：

“人活在世上要多行善事，不仅要有才，还要有德、有义。善，为人之根本。德，为人的灵魂。义，为人的路。无善，就不得善终。无德便没了人味，难以立世。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厚德载物’，没有德的人，做什么事都很难成气候。但厚德之后，也要多个心眼。尤其我们做这开店的生意，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得着。诚信的背后，还得学会应对某些人，不地道的人要加以提防。无义寸步难行，多行不义必自毙，没有人愿跟你来往，路，自然越走越窄，也就形成了孤字。生活对你来说，才刚刚开始，以后做什么事要多用心，多去想。城府、机智、做事干练至关重要。”

王福儿说完走至铜盆前，洗了两把手忽又说道：